

踏歌行

书中红叶俏

竺泉
凉风又萧萧 吹得落叶满地飘 校园枫树下 罗裙锦书花枝俏 慕望双飞雁 拾得红叶寄婣娇 忆湖畔书声 胜似柳莺枝头摇 已是书中结 旧卷开合韵不清 夜半过鹊桥 勾留岁月梦中笑

读者之声

古瓷明珠

杨建

走进三脚口制瓷作坊，仿佛就进入了时间隧道，一脚踏进远古的农耕社会。

一幢幢饱经风雨侵蚀的土瓦屋，散落在山脚下小溪边，斑驳的泥墙，瓦楞的败草，显示着它们的沧桑；一座座透着厚重感的水碓房、拉坯房、球磨房、洗泥房等等，串起了一条古老的手工制瓷工艺；一座巨龙般长条形窑炉，依山自上而下而筑，蛰伏在山坡上，那一排排的窗口，似乎是在向人们诉说着它往日的故事，映现着当年烧窑时的壮观。

这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古村落，它将对古瓷的虔诚与不舍，保留下农耕社会的这一物质形态，至今它依然以一种恬淡的姿态，静静地等候着每个愿意走近它的人；这是一个仅在宗族内部代代相传，以传子传媳不传女的保守传统，展示着传承了四百年的原始工艺，并且延续至上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浙西地区清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传统制瓷作坊，它集陶瓷考古、制陶工艺研究和旅游观光于一体，静候着考古旅游者的到来。

三脚口制瓷作坊，以一种近乎粗犷的风格，展现出一组古朴的美。古朴的地貌，古朴的建筑，古朴的工艺，古朴的瓷器。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穿厂而过，几座缘溪而筑的水碓，利用地势差逐级而建，每座水碓设有四至六个石臼，它们只要溪水不断，水碓就能昼夜不停地工作。看着这一座座古老的水碓房，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制瓷场景，那一扬一落缓缓自春的碓头，那“哗哗”作响的流水声和错落有致的春泥声，似乎可以将人们置身于中世纪时代。

作坊区也不见高大的厂房，多为低矮的古老木屋。就是在这样一些泥瓦房里，他们靠一双满是硬茧的粗手，完成了取泥、粉碎、淘洗、碾泥、成形、拉坯、画花、上釉、叠窑、煨烧等古老的手工作坊工艺，泥土在他们的细琢强搓中，揉进了他们的韧性，搓出了他们的风骨，也揉出了古瓷的文明。

那一架架弥漫着古代气息的慢轮陶车，便是他们掘故土之泥，掬小溪之水，烧制出耀着历史光芒的青花碗和灰釉碗的作坊工具。看着这些，我们还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也听不到机器响声，响彻在作坊区上空的，也许只有那“咯吱、咯吱”的木具转动声……

环村蜿蜒的石砌小道，引着我们走过一幢幢泥墙灰瓦的木屋，来到了村边山腰的龙窑。

龙窑的窑火虽已湮灭在时光深处，窑体也经风雨不停侵蚀，但它依旧散发着当年的风韵与风貌。这里的每一片似有余温的瓦砾，每一缕流动的空气，似乎都能让人们思绪在古国文明的星河中游弋，都可以让人们触摸那个时代，那种生活景仿。我们仿佛能看到窑口的壮汉们，从窑头至窑尾自下而上轮流投柴烧窑，蓝蓝的火光映红半天，里外可见，这窑火，肯定温暖和映照过从古至今的人们；我们也好像听到声声穿越历史隧道、高亢而浑厚的窑工歌喉，这声音，是窑工们心中迸发出来的生命乐章。这古幽的气息，这些绵长声音，无不在向人们注释着一个故事的古老，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探访三脚口制瓷作坊，就是用身心去触摸历史感受文明，就是用陶瓷的碎片，连接起我们几近中断的历史记忆。望着这龙窑，这枚枚碎片，升上心头的只有对历史的悠久和传承的感叹。

一炉古窑火熄了，肯定就有新的窑火在不断地燃起，这便是古国文明的薪火相传，这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

我是钱塘人

沈小玲
答曰：“八百里。”
钱塘君一怒，杀生灵六十万，伤庄稼八百里。文学作品有虚构夸张的成分，但亦可管中窥豹，可见钱塘江水患之严峻，潮水之肆虐。
1946年，钱塘的头蓬坍江了。
解放之前，头蓬盛产食盐、棉花、蚕茧、毛豆、络麻、萝卜干。与南沙大堤平行的头蓬老街，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乾隆四十二年后，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货物经此可通往上海、杭州、宁波和绍兴。头蓬商业繁荣，盐行、布行、典当、豆腐坊、打铁坊、榨油坊等沿街而立，似两百多颗珠子串在老街上，又有教堂和元帅殿，香火旺盛。头蓬老街因此被称为小上海。
灶里烧着柴，水汽氤氲，屋檐下挂着鱼干和咸肉，孩子睡在榻上，妇人纳着鞋，男人们把棉花和络麻扛上商船。早餐铺的新粥热气腾腾，微凉的江风是芦苇和青草的味道。货郎走街串巷，惊醒了台阶上安憩的猫。
但是江水冲过来了。
雪白的棉花一沾水，硬得像一团干糍糊，络麻地一泡水，络麻就全废了。房屋、商店被汹涌的江水裹挟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商户走的走，散的散，零落四处。老街便渐渐沉默了。
世人欣赏钱塘江潮带来惊世奇观，可那江水流着流着，变道了，潮水跑着跑着，失控了。洪水怒吼着，呼啸着，穿过滩涂，越过江堤，侵入老百姓家里、田里、林子里，掀起惊波万仞。
潮水退去，只剩下一片狼藉和贫瘠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钱塘江水患和解决当地人多地少的问题，钱塘人开展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围垦工程。
当初参与围垦的少年现在已经霜

雪满头，他回忆道，当时只要年满16岁，能挑担挖泥的，不论男女都会主动参加。每次围垦，人沿着江坝运泥，从头望不了尾。

钱塘人在围垦时会喊号子，唱民歌，还会给厉害的人物起外号。地方史志资料中记录了一长串外号，诸如拼命三郎张承模、黑旋风陈圃兴、翻江鼠施松林、神算子赵木水、土专家沈德明、老沙头周毛姑等等。

担任围垦工程指挥的李小花，人如其名，体态娇小似一朵虎刺梅，外号却叫“铁娘子”。1978年，她组织和领导的7个乡镇42000多民工完成了三个大堤的围圩筑堤工程。

围垦一般选在潮水小的冬季，从当月的农历初七开始，到农历十四左右结束。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钱塘江风直钻骨髓。滩涂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条件艰苦没有雨靴，寻常鞋子吃不住水，李小花与众人只能赤脚在冰水里挑土筑坝。碎冰将腿肚脚蹻划破，滩涂上，江水里，处处有洒开的血迹。

滩涂是潮水的高潮位和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常年被江水浸泡，土质松软泥泞。潮水起伏，在滩涂上留下蜿蜒曲折的浪花沟。浪花沟虽浅，却如潜伏的巴蛇，倏忽之间，便可吞没半只车轮，教运石车陷进泥里，动弹不得。他们用最原始的办法前拉后推，将七八百斤重的运石车拽离水沟。

为了多挑几担土，多运几块石，钱塘人就搭棚睡在滩涂边。摸黑出早工，摸黑下晚工，三餐急匆匆。喝咸水，吃咸菜、番薯饭、麦栖饭，还有西北风。

在无数钱塘人的辛劳之下，这片土地往外延展出了410多平方公里，增加的土地占总面积近九成。

钱塘人书写了一部壮丽的围垦史

吾土吾情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在柳永的名篇《望海潮》中，年少的我留下了对钱塘最早的印象。
钱塘首次登场是因为秦始皇，公元前222年，秦始皇设置了钱唐县。隋朝设杭州，钱唐升格，变成了首县。李唐为避国号，改名钱塘。南宋在杭州建都，将钱唐县与仁和县同设为临安府首县。至民国，钱塘、仁和合并，成杭县。钱塘地名从县志上划去，此后一百多年不曾有见，只在说书人拉长的语调中听到那一声——
“我乃钱塘人氏也。”
不出意外，钱塘将会成为历史的一段注脚。未曾想，沉寂百年的钱塘会被重新起用，冠名给我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区。
我便成了新的钱塘人氏。
2019年4月，钱塘江西岸和东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合并成钱塘新区。去年4月，再增新名钱塘区。
古名今用，似历史稍稍回了头，落下了月儿般的眸。
江常因经过的城而得名。浙江末段经流古钱唐县，得名钱塘江。它最早见于《山海经》，是吴越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
进射激溅的江潮使钱塘江名闻天下。
钱塘江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相传农历八月十八，是潮神的生日。潮神生性张扬，生日自然得广而告之。于是乎，每年生辰，潮神便擎着千万匹龙马出游巡江，潮水直冲云霄，日月失色。
南宋时，朝廷会选这一天校阅水师。江面旌旗猎猎，战鼓擂擂，军舰因

艺境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在柳永的名篇《望海潮》中，年少的我留下了对钱塘最早的印象。
钱塘首次登场是因为秦始皇，公元前222年，秦始皇设置了钱唐县。隋朝设杭州，钱唐升格，变成了首县。李唐为避国号，改名钱塘。南宋在杭州建都，将钱唐县与仁和县同设为临安府首县。至民国，钱塘、仁和合并，成杭县。钱塘地名从县志上划去，此后一百多年不曾有见，只在说书人拉长的语调中听到那一声——
“我乃钱塘人氏也。”
不出意外，钱塘将会成为历史的一段注脚。未曾想，沉寂百年的钱塘会被重新起用，冠名给我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区。
我便成了新的钱塘人氏。
2019年4月，钱塘江西岸和东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合并成钱塘新区。去年4月，再增新名钱塘区。
古名今用，似历史稍稍回了头，落下了月儿般的眸。
江常因经过的城而得名。浙江末段经流古钱唐县，得名钱塘江。它最早见于《山海经》，是吴越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
进射激溅的江潮使钱塘江名闻天下。
钱塘江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相传农历八月十八，是潮神的生日。潮神生性张扬，生日自然得广而告之。于是乎，每年生辰，潮神便擎着千万匹龙马出游巡江，潮水直冲云霄，日月失色。
南宋时，朝廷会选这一天校阅水师。江面旌旗猎猎，战鼓擂擂，军舰因

艺境



单屏影像《山水·拂晓》高世强 作

泉水洗心

蒋孝辉
洗菜洗衣则是从村中间那口七八米深、五六米见方的大水井里挑水，站在水井边数米长的青石板上，绳子一头绕在手腕上，将另一头系着的一个小铁桶扔进水井，上下扑腾几次，直到铁桶浸满水开始往下沉的那一刻，快速收紧绳子，将其拎起然后倒入木桶内，一担水得重复十多次，才能倒满。要是遇到快下雨的闷热天气，还可以看到浮出水面透气的小鲫鱼。那种悠然自得，完全是乡亲们从容生活的真实写照。
每年夏秋，井水日见枯瘦，大家颇为苦恼。能耐的乡亲们在离村一公里外的松平毛竹林和磔坞杉树林分别找到一处经年不歇的泉眼。
大旱之年，井底朝天。长辈们到松平和磔坞的山泉眼去挑水，往往一蹲就是个把小时，也舀不满两桶水。要是农忙双抢的时候，常常是挑水误了抢收，晒场上的稻谷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打湿，气得乡亲们直哭。
挑在肩上，一路小心翼翼地，母亲总会摘两片枫树叶放在桶内的水面上，这样哪怕走得再快，水也不会晃到桶外。
邻里都重情面，从未发生抢水事件，只要是家里够烧饭的水就会缓一缓，倒是经常会用淘米水来洗菜。
饮水的艰苦，造就了慈扒坞人的坚

沈小玲
答曰：“八百里。”
钱塘君一怒，杀生灵六十万，伤庄稼八百里。文学作品有虚构夸张的成分，但亦可管中窥豹，可见钱塘江水患之严峻，潮水之肆虐。
1946年，钱塘的头蓬坍江了。
解放之前，头蓬盛产食盐、棉花、蚕茧、毛豆、络麻、萝卜干。与南沙大堤平行的头蓬老街，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乾隆四十二年后，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货物经此可通往上海、杭州、宁波和绍兴。头蓬商业繁荣，盐行、布行、典当、豆腐坊、打铁坊、榨油坊等沿街而立，似两百多颗珠子串在老街上，又有教堂和元帅殿，香火旺盛。头蓬老街因此被称为小上海。
灶里烧着柴，水汽氤氲，屋檐下挂着鱼干和咸肉，孩子睡在榻上，妇人纳着鞋，男人们把棉花和络麻扛上商船。早餐铺的新粥热气腾腾，微凉的江风是芦苇和青草的味道。货郎走街串巷，惊醒了台阶上安憩的猫。
但是江水冲过来了。
雪白的棉花一沾水，硬得像一团干糍糊，络麻地一泡水，络麻就全废了。房屋、商店被汹涌的江水裹挟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商户走的走，散的散，零落四处。老街便渐渐沉默了。
世人欣赏钱塘江潮带来惊世奇观，可那江水流着流着，变道了，潮水跑着跑着，失控了。洪水怒吼着，呼啸着，穿过滩涂，越过江堤，侵入老百姓家里、田里、林子里，掀起惊波万仞。
潮水退去，只剩下一片狼藉和贫瘠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钱塘江水患和解决当地人多地少的问题，钱塘人开展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围垦工程。
当初参与围垦的少年现在已经霜

沈小玲
答曰：“八百里。”
钱塘君一怒，杀生灵六十万，伤庄稼八百里。文学作品有虚构夸张的成分，但亦可管中窥豹，可见钱塘江水患之严峻，潮水之肆虐。
1946年，钱塘的头蓬坍江了。
解放之前，头蓬盛产食盐、棉花、蚕茧、毛豆、络麻、萝卜干。与南沙大堤平行的头蓬老街，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乾隆四十二年后，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货物经此可通往上海、杭州、宁波和绍兴。头蓬商业繁荣，盐行、布行、典当、豆腐坊、打铁坊、榨油坊等沿街而立，似两百多颗珠子串在老街上，又有教堂和元帅殿，香火旺盛。头蓬老街因此被称为小上海。
灶里烧着柴，水汽氤氲，屋檐下挂着鱼干和咸肉，孩子睡在榻上，妇人纳着鞋，男人们把棉花和络麻扛上商船。早餐铺的新粥热气腾腾，微凉的江风是芦苇和青草的味道。货郎走街串巷，惊醒了台阶上安憩的猫。
但是江水冲过来了。
雪白的棉花一沾水，硬得像一团干糍糊，络麻地一泡水，络麻就全废了。房屋、商店被汹涌的江水裹挟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商户走的走，散的散，零落四处。老街便渐渐沉默了。
世人欣赏钱塘江潮带来惊世奇观，可那江水流着流着，变道了，潮水跑着跑着，失控了。洪水怒吼着，呼啸着，穿过滩涂，越过江堤，侵入老百姓家里、田里、林子里，掀起惊波万仞。
潮水退去，只剩下一片狼藉和贫瘠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钱塘江水患和解决当地人多地少的问题，钱塘人开展了数次规模巨大的围垦工程。
当初参与围垦的少年现在已经霜

心香一瓣

就是数十公里外的金华人也愿意翻山越岭地开一个多小时车，到村里来接水，就是为了泡一壶好茶，这足见山泉水的好。

行走在生活了20年的慈扒坞老家，村子的过去与现在，历史的轮廓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像极了一个喜鹊窝，镶嵌在四周的群山中。早上起床，“推窗见绿，举目皆景”，意气风发的晨风中，频频点头的毛竹与俊秀挺拔的杉树互相映衬，如诗如画。

用清凉的泉水轻轻拍打在脸上，所有的疲惫转瞬即逝。乡亲们进进出出全靠修到村口的机耕路，从村口到各家门口的泥土路多年来一直未变，这听起来有些跟不上时代。村子离镇上很近，不过十五里路。虽不说偏僻，但依旧是泥墙黑瓦的格局，外人不稀罕的小山村，村民们自己喜欢。

差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乡亲们烧水做饭取水的水井位于村里最高处，1米多深、约2平方米大，清澈见底，渗水充沛常常溢出井沿流到外面。扁担搁在肩上，将木桶往水里一摞，左一下右一下，挑上两桶水回家。